

分類標點白話詳註

# 經史百家雜鈔

許嘯天整理



上海羣學書社

1930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 序跋

- 乾文言（易）
- 坤文言（易）
- 上繫七爻（易）
- 下繫十一爻（易）
- 冠義（禮）
- 十二諸侯年表序（史記）
- 六國表序（史記）
- 秦楚之際月表序（史記）
-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史記）
-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史記）
-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史記）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 
- 太史公自序
  - 藝文志（漢書）
  - 諸侯王表序（漢書）
  - 貨殖傳序（漢書）
  - 西域傳贊（漢書）
  - 漢書敘傳（漢書）
  - 序（戰國策）
  - 序（說文）
  - 官者傳序（後漢書）
  - 張中丞傳後序（韓愈）
  - 讀儀禮（韓愈）

- 讀荀子（韓愈）  
贈鄭尚書序（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造王秀才墳序（韓愈）  
論語辯二首（柳宗元）  
辯列子（柳宗元）  
辯文子（柳宗元）  
辯鬼谷子（柳宗元）  
辯晏子春秋（柳宗元）  
辯鵠冠子（柳宗元）  
藝文志序（唐書）  
伶官傳序（五代史）  
一行傳序（五代史）  
宦者傳序（五代史）  
蘇氏文集序（歐陽修）  
釋惟儼文集序（歐陽修）  
釋祕演詩集序（歐陽修）  
集古錄跋尾十首（歐陽修）  
集古錄目錄（歐陽修）  
送徐無黨南歸序（歐陽修）  
先大夫集後序（曾鞏）  
徐幹中論目錄序（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曾鞏）  
新序目錄序（曾鞏）  
列女傳目錄序（曾鞏）  
周禮義序（王安石）  
詩義序（王安石）  
書義序（王安石）  
文獻通考序（馬端臨）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曾國藩編纂

李鴻章校刊  
許嘯天點註

序跋

（易）乾文言

文言者，十翼中之第七翼也。孔子所作。專釋乾坤二卦之義者。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閉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 乾。文言。 乾，文言，是孔子作的，專解釋乾卦的意思。元者善之長也。長是第一的意思；是天地的本性，是生養萬物的最大的善，也便是生養萬物元是生的起點，所以說是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嘉是美的意思；會是聚集的意思；亨是通的意思。是說天能夠使萬物通暢活。在世上，那各樣美的東西，都聚集在一塊兒了。利者義之和。是說天能夠使萬物都得到利益，那萬物都安靜和順生在世上了。貞者事之幹也。幹是幫助的意思；貞是中正的意思。說天能夠拿中正的氣養活萬物，使萬物各能得到他的幫助。體仁。體仁是說體貼天的仁心。初九。初九是卦的下面陽爻的名稱；凡是畫卦，都是從下畫向上的，因為他在第一畫的位置，所以稱初，因為他是陽爻，所以稱九。潛龍。躲在水裏稱做潛，龍是陽德，陽氣躲在地下，所以稱潛。龍。聖人在這個時候，雖說和龍一般的有德性，但他是收藏起來，不肯用的，所以說潛龍勿用。九二。一個卦從下畫上去，第二畫稱做九二。見龍在田。離開暗地裏稱做見；龍落。下地來稱做在田。大人。大人是說雖不是國王，却有國王的德性的人。龍德而隱。龍德，

是說有聖人的德性；隱，是說不做官，躲在百姓人家。不易乎世。易，是說變換的意思；不易，是不改變他的主見。庸閑。庸，是平常的意思；閑，是防備的意思。不伐。伐，是驕傲的意思；不伐，是說不敢驕傲。乾乾。乾乾，是說時時刻刻提起精神，處處留心的意思。夕惕。夕惕，夜裏稱做夕，小心謹慎稱做惕，是說早晚小心的意思。若厲。厲，是危險的意思；若厲，是說好似到了危險的地步。知至至之。第一個至字，是到的意思；第二個至字，是極地的意思。卦的第三畫，是一個卦的極高的一畫，是到了上面一個卦的下面，便是至之；既然到了上卦的下面，却不犯凶險，便是知至。可與幾。幾字和機字通用，是機密的意思；可與幾，是說可以和他商量機密事體了。知終終之。在一卦的最後的一畫，便是完了；到了完的地步，能夠保全，便是知終。可與存義。義，是和宜字意思一樣，便是應該的意思；可以保全他應該得的位置，使他做事體十分相宜。躍于淵。躍，是跳的意思；深的大水稱做淵；躍于淵，是說龍不會飛上天的時候，在水裏跳着。无常。无字和無字通用；無常，是說沒有一定。飛龍在天。是說有德性的人做皇帝，好似飛龍在天上一般。本乎天者。本，是根；本乎天，是說他根本靠着天養活的，便是說動物。本乎地者，便是說植物。上九。上九，是說最上一畫卦的名稱。亢龍。龍，是說過分的

意思。貴而无位。貴而無位，是說皇帝；官共有九位，做皇帝的在九位以上，反好似沒有位置的一般。六龍。六龍，便是說六畫的乾卦；乾卦屬陽，陽是龍，所以稱做六龍。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

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立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立而地黃。



坤文言

坤文言是孔子作的，是解釋坤卦的意思。

後得主

乾是坤的主，乾在前，坤在

後，所以說後得主。

###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匪** 靡之。靡，是分散的意思；靡之，是說分散給大家享用的意思。號咷。號咷，是大哭的聲音。斷金。斷金，是說他的勢力強，好似刀一般，可以斬金子的。臭如蘭。臭，是說氣息；臭如蘭，是說他的氣息香得和蘭花一般。錯諸地。錯，是放下的意思；錯諸地，是說放在地下的意思。藉茅。拿東西鋪墊在下面，稱做藉茅，是說拿茅草鋪墊在下面。慢藏。慢，是不用心的意思；藏，是收藏的意思。慢藏，是說收藏財物不用心的意思。誨盜。誨，是引誘的意思；誨盜，

是說引人來偷盜。冶容。冶，是修飾的意思；冶容誨淫，是說修飾容貌引人起淫心。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畏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

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註**

憧憧。憧憧往來，是說心裏主意打不定，七上八下的樣子。蒺藜。蒺藜是有刺的草。

屨校。屨，是鞋子，也代脚一般解釋；校，是枷。屨校，是說把脚枷起來，便是束縛他行動的意思。

何校。何字和荷字通用，讀去聲；何校，是說肩上背着枷。苞桑。苞，是樹根；繫於苞桑，是說綁

住在桑樹根上，是牢靠的意思。覆餗。餗，是盃裏盛着的菜；覆餗，是說打翻盃裏的菜。形濕。

水濕着，稱做濕。介如。介，是堅硬的意思；介如石焉，是說堅硬得和石塊一般。无祇悔。

祇，是大的意思；无祇悔，是說沒有大懊悔事體。絪縕。絪縕，是說固結不解的意思。構精。

構，是結合的意思；男女構精，是說男女兩人身上的精，結合在一塊兒。化醇。醇，是酒的原質；

凡是精美的東西，都稱醇。化醇，是說變成功十分精美的東西。

（禮）冠義 冠，音古亂反。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立冠立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

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冠義**

古時男孩子到了成人的年紀，便可以戴大帽子；冠便是帽子，戴帽子的時候要行

禮的。冠義，是說行冠禮的意思。冠于阼，阼，是堂下的階沿，主人迎接客人的地方；行冠禮也

在階沿上的，因爲階沿一級一級的下去，好似子孫傳代的一代一代傳下去。行冠禮，是希望孩

子長大，將來傳代的意思。醮于客位，吃酒不行遜酒禮的稱做醮。行冠禮的時候，父親讓兒

子坐在客位上，不行遜酒的禮，所以說醮于客位。讓坐客位，是敬重兒子從此成人做大人的意

思；不行遜酒的禮，是父尊子卑的意思。三加彌尊，三加，是說行冠禮的時候，加三回帽子；第

一回，加緇衣冠；第二回，加皮弁；第三回，加爵弁。弁，便是帽子；彌，是十分的意思，三加彌尊，是說加

三次帽子以後，這孩子覺得十分尊貴了。已冠而字，古時男孩子行過冠禮以後，便取一個

號，從此以後稱呼用號，不用名，是成人以後，尊重他名的意思。見於母，母拜之。古禮長子行

冠禮，做母親的要對長子拜，因為做長子的，是替父親傳下祖宗的後代去的。玄冠玄端，玄，是黑色；端，是衣裳的下幅。玄冠玄端，是祭祀時候穿戴的衣帽。奠摯，摯字和摯字通用，是見面送的禮物；奠，是送上去的意思。鄉先生，同住在一處地方年老有德性的人，或是做過官回家來的同鄉人，都稱鄉先生。嘉事，便是喜事；人生一世有六樣喜事，冠禮算最重。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十二諸侯：齊秦魯晉楚宋衛陳蔡曹鄭燕也。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而歎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里成周微，甚封或百，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

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隨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各家。）太史



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譜** 春秋歷譜牒 史記索隱裏說：古時有春秋歷譜牒一書，裏面記約是春秋時候各國的歷史，和帝王的統系，太史公常常讀他。師摯 師摯是春秋時候魯國的太師官，周朝衰敗下來，正樂也失去，師摯便去採百姓的詩歌，整頓音樂。箕子唏 唏是嘆氣的聲音。古時紂王吃飯，用象牙做筷子，箕子嘆着氣說道：現在拿象牙做筷子，將來便要拿白玉做酒杯了！鹿鳴 鹿鳴是詩經裏小雅的篇名。厲王 周厲王恨人說他的壞話，便禁止百姓在路上說話；那百姓在路上見了面，祇拿眼睛大家看了罷了。彘 彘是地名，如今在山西霍縣地方。共和 共和是說大家在一塊兒商量事體的意思。周朝時候，厲王避難，逃出京去，召公周公兩個宰相，一塊兒管理國家的事體，便稱共和。力政 政字和征字通用，征便是打仗的意思。力政是說彼此竭力攻打。上記隱 春秋傳自從魯隱公元年記起，直記到魯哀公十四年，到西面他方去。

打獵，捉住一隻麒麟爲止。拮據，拮據，是說零碎拾取歸併在一塊兒的意思。張蒼，張蒼，是人名，著一部終始五德傳。董仲舒，董仲舒，是漢初一個有學問的人，著一部春秋繁露。數家，數家，是說講起卦卜課推算陰陽的人。

### （史記）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東周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



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亦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

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

秦記，是說秦朝歷史的書。秦襄公，周朝時候，西戎犬戎聯合了申侯去打周朝，

殺死周幽王，秦襄公帶了兵去救周朝，周王避犬戎的難，把京城搬到洛邑地方，襄公帶了兵護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做諸侯，賞他岐山西面的地方。西時，西時是古時的縣名，在西時地方造廟，供奉上帝。而臚，臚是陳列的意思；郊祀，是說行祭天的禮。而臚於郊祀，是說便把祭天的器具，排列起來。文公，文公是秦襄公的兒子。文公向東面地方去打獵，到汧河渭河交界的地方，便住下了。十六年時候，帶兵去打戎人，戎人打敗逃去，文公便取得從前周朝丟的地方，直到岐山，拿岐山以東的地方，獻給周朝。踰隴，踰是跨過的意思；隴，是山名，在如今陝西隴縣地方。晉六卿，周朝時候的晉國，有六個大臣，便是范氏，中行氏，知氏，韓氏，趙氏，魏氏。三國，是說韓趙魏分取了晉國的地方，自立國度。西羌，禹王生在茂州汶川縣，原是

冉隴國西羌種人。湯起於亳。亳是古時湯朝的京城，如今河南商邱縣地方。湯朝便是商朝。豐鎬。豎是文王的京城，鎬是武王的京城。兩處地方都在如今陝西省。世異變。說國家的立法制度，須要依着世界的潮流變換，那得的益處便大了。法後王。法是說看樣的意思；後王，是說過去最近的帝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以月紀事而名表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陟，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

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月表**

秦朝滅去以後，楚項羽和漢劉邦爭奪天下，連年戰鬪，這時沒有皇帝，沒有朝代，不能

能穀拿年份記他的歷史，祇能夠拿月份記着，所以說月表。三嬪，嬪字和禪字通用，是改換

的意思；三嬪，是說秦朝滅去了以後，經過陳涉項羽劉邦三個朝代的變換。亟也。亟，是說時

候短促的意思。會孟津，古時周武王去打紂王，會齊各國諸侯的兵在孟津地方。孟津是一

道河，在如今河南孟縣南面地方。放弑，放，是趕出的意思；臣子殺皇帝，兒子殺父母，都稱弑。

放弑，是說湯王趕出桀王，武王殺死紂王的意思。章於，章，是顯明的意思；也是發達的意思。

文繆，文，是說文公繆，是說繆公，都是秦國的諸侯。獻孝，獻，是說秦獻公，孝，是說秦孝公。

彼此，彼，是說虞夏商周幾個朝代；此，是說秦朝。鋒鏑，鋒，是說槍頭；鏑，是說刀。銷鋒鏑，是

說把刀槍的鐵都化成鐵塊。軼於三代。軼，是說勝過的意思；軼於三代，是說勝過夏商周三代。無土不王。無土不王，是說得不到相當的地盤，不能夠做成國王的事業。白虎通裏有一句：聖人無土不王。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蓋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

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強）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



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同姓五十五** 周武王得到天下以後，封兄弟做王的十五人，封同是姬姓的四十人，所以

說同姓五十五。不純。一樣的稱做純，又純是善的意思。二等。二等是說大的封王，小的

封侯。九國。九國是說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長沙。漢時封吳芮做長沙王。雁門。

雁門，是古時的郡名，管善無等十四縣。如今山西代縣西北，有舊時的善無城。太原。太原，

是古時的郡名，如今山西舊太原府到汾州府的地界。遼陽。遼陽是說遼水以南的地方，南

是陽面，所以稱遼陽。常山。常山便是恆山，在直隸省舊保定府西面，和山西省舊大同府東

面一帶地方。太行。太行是山名，在如今山西河南直隸一帶地方。左轉。左面便是東面，

左轉，是說太行山向東面轉過去。濟阿。渡過水去稱做濟阿，是戰國時候齊國的地名。漢朝

改作東阿縣，如今山東陽穀縣北面的阿城鎮便是。甄以東。甄，是戰國時候齊國的地名，漢朝改做甄城縣，便是如今山東的濮縣。薄海。薄，是連帶的意思；薄海，是說連海的地方。自陳。陳，是漢淮陽國的京城，如今河南淮陽縣。九疑。九疑，是山名，在如今湖南寧遠縣南面地方。穀。穀，是河名，便是泗水的下游。三河。三河，是說河東河南河內三郡。東郡。如今直隸舊大名府山東舊東昌府的地方，便是古時的東郡。潁川。潁川，是郡名，在如今河南舊禹州和陳州府汝寧府到汝州的地界。南陽。南陽，是郡名，在如今河南舊南陽府到湖北均州的地方。江陵。江陵，是漢朝的縣名，現在屬湖北省。雲中。如今山西大同縣西北，便是古時的雲中城。隴西。隴西，是古時的郡名，如今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幾府地方。內史。內史，便是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的舊名。如今陝西舊西安府鳳翔府的地方。快邪臣。快，是說見識短小的意思；邪臣，便是奸臣。犬牙。是說兩國交界的地方，一凹一凸，好似犬的牙齒一般。太初。太初，是武帝的年號。

##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

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釋**

河如帶山如厲。河如帶，是說河如衣帶一般服貼；厲字和礪字通用，便是磨刀石，是說山

如磨刀石一般的平穩。河如帶，山如厲，是說國度裏太平的意思。遷于夏商，遷于夏商，是說

國度從夏朝商朝時候傳下來的。周封，周封八百，是說周朝封八百個諸侯國。見侯五

見字和現字通用，見侯五，是說現在封侯的，祇有五人。戶益息，戶，是說人口；益，是格外的意

思，息是多的意思。小侯自倍，小侯自倍，是說封小侯的戶口也多起來，比從前初封的時候

加倍。自鏡，鏡，是說拿別人做榜樣的意思；志古之道，所以自鏡，是說想想古時的規矩去做

自己的榜樣。豈可緝乎，緝，是縫合起來的意思；豈可緝乎，是說怎麼能夠合得上古時的規

矩呢。

###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建元、武帝年號。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建元是漢武帝的年號。攻當路塞。塞是邊界的地方；當路塞是說邊界地的要

路。閩越。漢武帝建元三年，閩越的兵圍住東甌地方，東甌到漢朝去求兵，投降漢朝。是應

應字和膺字通用，是投降的意思。是徵。徵字和懲字通用，是拿兵力去壓服人，徵戒他的

意思。山戎。春秋時候，北面的外國人，又稱山戎；又稱北狄。在如今直隸遷安縣地方。武靈

王。戰國時候，趙武靈王穿了胡人的衣服，學習騎射，打敗北方的林胡樓煩胡，是現在的蒙古

滿洲人。

##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曠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曠立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

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

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



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

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以上談論六家要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以上談遺令遷論次史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遷有志作史）

上大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

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

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以上與壺遂言春秋治人，輔禮教之不及。）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希春秋之褒貶）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

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涵，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



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甯。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薨，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呂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



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以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執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終，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

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首。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翹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譎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

胥鷗夷。信嚳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甯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甯。南子惡蒯賁，子父易名。周德卑微，

戰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鼉鱉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騶耳，乃

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斤。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旣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



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寶。栗  
姬負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  
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  
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  
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  
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蕃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  
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  
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  
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  
變不革，黎庶攸甯。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



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扈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

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  
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  
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  
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  
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  
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  
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  
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  
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

貴下貧賤，賢能絀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詬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

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當從高祖平定諸侯，

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疆旅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執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意，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溲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



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淩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



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執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南正

南正北正，是古時的官名。重黎是人名。程伯休甫，是說封程國的伯爵。休甫，是程伯的號。惠襄，是說周惠王襄，是說周襄王。少梁，是古時的梁國，被秦國滅去，改稱少梁，後來又被晉國滅去，便是如今陝西韓城地方。以傳劍論顯，傳劍，是說能夠解說用劍的法子。顯，是說做尊貴的官。以傳劍論顯，是說靠着解說用劍的法子做到大官。因而守之，做一郡的官，稱做守。杜郵，在戰國時候，是秦國的地方；如今陝西咸陽縣有杜郵館，便是從前大將白起拿劍自己刎殺的地方。華池，是地名，在夏陽西北面四里地方，便是如今的陝西韓城縣。朝歌，朝歌，是古時紂王的京城，在如今河南淇縣地方。王

邛于殷，是說項羽封邛做殷王。高門，高門，地名，在如今陝西韓城縣。唐都，唐都，是人名，漢朝時候一個有法術的人。楊何，楊何，是人名，號叔元。黃子，黃子，又稱黃生，學黃帝

老子傳下來的法術。儒林傳裏說：黃生好黃老之術。師悖。悖，是說心中疑惑不決的樣子；師悖，是說各人被他的師父的說話迷亂了心思。直所從言。直，是但是的意思；直所從言異路，是說但是他們所學的學問，是各人不同的。名家。名家，是九流之一，專講究定名用義，用文字十分精細。無形。無形，是說天地的大道，無處不有，反好似無形一般。健羨。健，是說十分的意思；羨，是說貪心。騷動。騷動，是說常常不安靜的樣子。八位。八位，是說八卦的地位。茅茨。茅茨，是說拿茅草做屋頂。采椽不刮。采字和採字通用；椽，便是柱子。采椽不刮，是說山上去砍下做柱子的樹木來，不削去樹皮，便做柱子了，是說古時房屋簡陋的意思。土簋。簋，是盛飯的碗；土簋，是說拿泥土做成飯盃。土刑。刑，是盛菜的盃；土刑，是說拿泥土做成盛菜的盃。繳繞。繳繞，是說祇在小地方用心，不講大道理的。控名。控，是拉住的意思；控名責實，是說依着名稱，研究他的實際。無爲。無爲，是說靜心守着一處，心不妄想的；意思；無不爲，是說他的結果，得到極大的功利，那時便無所不能了。聖人。聖人，是說有大才學大德性的人；不朽，便是不壞。是說聖人定下的法制學問，能夠依着時候改變，所以永遠不壞的。因者君之綱。因，是依着的意思；是說做國王的，須依着百姓的心意做去，自己管着

幾件大綱事體便了。其實中其聲者，實是說人的真實本領，和真實功業中，是合得上的意思；思聲是說名聲，歛是空虛的意思。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歛，兩句是說一個人的實在本領能夠合得上他外面傳出去的名聲的，便可稱得正當的，他的本領事業合不上他外面的名聲的，便是虛空的。龍門，龍門是山名，便是禹王用人力在龍門山上鑿出路來的。在如今山西河清縣，陝西韓城縣之間。河山之陽，河山之陽是說河的北面地方，山的南面地方。禹穴，山洞稱做穴，禹穴在會稽山上，禹王藏書的地方。會稽山在如今浙江紹興縣鄉射鄒嶧。鄉射是說召集一鄉的人行射箭的禮。鄒是地名，嶧是山名。是說在鄒地嶧山行鄉射的禮。彭城，彭城是縣名，如今江蘇銅山縣地方。邛笮昆明，邛國笮國昆明國都是古時西南面的外國。紬史記，紬是把絲抽出來聚集在一起的意思，也是搜集的意思。石室，金匱，石室和金匱都是皇帝藏書的地方。道義，道是講究的意思，道義是講究義氣。被之空言，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是說受了空名，却不敢辯白，好似古時趙盾不能殺那殺國王的仇人，他自己便得了殺國王的名兒。君不君，則犯。臣對君無禮，子對父母無禮，都稱做犯。君不君，是說做國王的不知道做國王的道理，那做臣子的便要對國王無禮了。



穆清。穆，是說威嚴的神氣；穆清，是說天又威嚴又清潔。重譯。重，是說第二次的意思；把他的話用另一種話，或是文字，再說一遍，稱做重譯。便是翻譯的意思。款塞。款，是打門的意思；邊界地方的城門，稱做塞。款塞，是說外國打着邊界地方的城門，來投降中國。力誦。力，是說常常的意思；誦，是稱贊的意思。縲紲。縲，是說牢監裏的犯人，脚鐐手銬，縲紲着。隱約。隱，是說深的意思；約，是說簡單的意思。是說意思深，說話簡單。文王。文王被紂王捉去，關在羑里地方的牢監裏，擺成六十四卦的法子，著七八九六的爻，稱做周易卦的一畫，稱做爻。羑里，在如今河南湯陰縣地方。左丘。左丘明，搜集列國的史，春秋傳不曾收入的，編成國語一書。孫子。孫子，名臆，戰國時候齊國地方人。是孫武的子孫。和龐涓同在鬼谷子門下學兵法。龐涓做魏國的大將，妬忌孫臆的本領，便把孫臆的腿骨斬斷。臆字，是斷腿的意思。說難孤憤。說難孤憤，是韓非子書裏的兩個篇名。四聖。四聖，是說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四人。不台。台字，和怡字通用。台，是快活的意思；不台，是說不快活。鳴條。鳴條，是地名，如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條岡。湯王打敗桀王在這地方。帝辛。辛，是紂王的名字。牧野。牧野，是地名，在如今河南淇縣南面。武王在這地方打敗紂王。悼豪。豪字和嶠字通用，便是嶠山旅，便是軍隊人。



死以後，替他傷心，稱做悼。產，是呂產；祿，是呂祿。漢呂后的哥哥。洞疑，洞，是說明的意思；洞疑，是說說明人心裏的疑心事體。早，賈。賈字和殞字通用，又和殞字通用。早，賈，是說短命早死的意思。靡踵，靡字是沒有的意思；踵，是說接着腳跟走去的意思。靡踵，是說沒有法子接下去做。遠，俗則懷。心裏向着稱做懷；遠，俗則懷，是說遠的地方風俗不同的地方，便也心向着他投降他。來古，來古，便是從古以來的意思。翹忽，翹字和杪字通用，是麥子尖頭上的一條鬚；忽，是一條蠶嘴裏吐出來的一口絲。翹忽，是說極微細的東西。五家，五家，是說黃帝顓頊、夏殷、周、五代。佛異，佛字和悖字通用，是說錯的意思。異，是不同的意思。避，避，是文王的父親王季的名字。鷓夷，鷓夷，是皮袋子。吳王夫差拿伍子胥的屍首裝在皮袋子裏，浮在江面上。肖矣，肖是衰敗的意思。呂尙的祖宗，封在申的地方，所以稱申。呂繆權于幽，繆，是綢繆；繆，是籌劃的意思。幽，是說暗地裏。權，是說計策。繆權于幽，是說籌劃計策，在暗地裏。是說呂尙在不發達的時候。呂尙，便是姜太公。周文王的宰相。營丘，營丘，是地名。呂尙封在營丘地方，在如今山東昌樂縣東南面。不背柯盟，反悔，稱做背；訂定的條約，稱做盟。柯，是地名。齊桓公和魯侯在柯的地方見面，訂定條約。魯將曹沫拿刀威逼着齊桓公，要他

把奪去的地方歸還魯國，齊桓公當場答應。後來桓公要反悔，管仲勸說：不可反悔在柯地方訂定的條約。田闚，田是田常闚，是闚止。兩人都是齊國的臣子。齊簡公寵用闚止，田常殺死闚止，又殺死簡公。三桓，魯國的孟孫叔孫季孫三人，都是桓公生的三家的子孫，世世代代做魯國的官，人稱他三桓。金縢，金縢是書名，是周公著的。殺鮮放度，鮮是管叔的名字，度是蔡叔的名字。兩人是周武王的弟弟，放是趕出去的意思。太任，太任是文王的妃子。嘉仲，嘉仲便是蔡叔度的兒子蔡仲。陳杞，陳杞是兩國名。陳國是舜帝的子孫，杞國是禹皇子的子孫。齊田，陳厲公的兒子名完，逃到齊國去，後來改姓田氏，所以稱齊田。叔封，封是衛康叔的名字，和武王同母生的小兄弟。周公殺死管叔蔡叔以後，又殺死武庚，便把商朝遺留下來的地方和百姓，封康叔做衛君。酒材，酒是酒誥材，是梓材；兩篇文章的題目。古時周公既封康叔做了衛君，便替皇帝做酒誥康叔梓材三篇文章勸戒他。朔之生，衛國宣公娶太子伋的妻子做妃子，生兩個兒子：一名壽，一名朔。後立朔做太子，便是惠公。南子，南子是春秋時候衛靈公的夫人。蒯瞶，蒯瞶是衛靈公的太子，恨靈公夫人南子淫亂，要謀死他，不成，便逃出國去。靈公死後，南子立他的兒子名輒的做國王，稱出公。角獨，角是衛元君的兒子。

到秦二世時候，纔廢做庶人。傷于泓。宋襄公和楚國在泓水打仗，大敗，襄公的腿受了傷。嘉微子。商朝時候，微子勸諫紂王，紂王不聽，要尋死，又想逃去，打不定主意，便去和太師箕子少師比干商量。錫珪鬯。錫是賞賜的意思，珪是玉器，鬯是一種香酒，是皇帝賞賜諸侯的東西。西。粥子。粥子便是鬻熊，是周文王的臣子。熊繹。周成王時候，封熊繹做楚王。熊渠。熊渠是人名。周夷王時候，周朝的勢力衰弱，江漢地方的人心都向着熊渠，熊渠便自己稱王。赦鄭伯。楚莊王帶兵去打鄭國，打破了鄭國，鄭伯脫去了衣服，露出肌肉，牽着羊去迎接楚王。楚王便赦了鄭伯的罪。華元。楚莊王帶兵圍困宋國，宋國城裏糧米都吃完了，宋國的華元出城來，對楚王說，楚王稱他是誠實的君子，便解圍去了。少康。夏皇少康，封他的庶子（小老婆生的兒子稱庶子）名無餘的在越地方，承接禹王的香火，便是春秋時候越國的祖宗。種蠡。種是大夫種，蠡是范蠡，都是越王的臣子。周禾。禾是稻子，春秋時候，鄭將祭足帶了兵去割取周國的稻子。駮耳。周王的八匹好馬，稱做八駿，駮耳便是八駿裏的一匹。造父。造父是春秋時候趙國的祖宗，在周穆王時候做臣子，十分能養馬，周王便賜他趙城地方。襄子。襄子便是趙襄子，名無恤，和韓魏同滅去智伯的。王遷。趙幽繆王，名遷，良將，便是說

李牧。王假。廝之。廝是說做奴才；王假廝之，是說秦王捉住了魏王，罰他做奴才。韓厥。晉景公殺死趙氏一家，趙氏的家臣程嬰公孫杵臼把趙氏的小兒子名武的藏起來；韓厥知道他們藏的地方，後來景公有病，韓厥去對景公說了，便立趙武，是趙氏的後代子孫。昭侯。韓昭侯用申不害做宰相，國裏便十分太平，別國不敢來侵犯他。遷于共。秦國滅去齊國，把齊王建搬到共的地方去；如今河南輝縣便是古時的共國。成皐。漢朝的薄太后，是漢文帝的母親；漢帝在河南宮成皐臺上幸薄太后，便生出文帝來。訕意。訕意便是屈意。漢朝的呂后把宮人賞給諸王，竇姬願意到趙國去，却錯送到代國去。後來代王立為漢王，竇姬的兒子立做太子，便是景帝。負貴。負是說仗着的意思；負貴，是說仗着自己尊貴，便對人驕傲。子夫。漢武帝的衛皇后，名子夫。禽信。禽字和擒字通用，信便是漢將韓信。劉賈。劉賈是漢高祖的堂兄，封在荊的地方，後來淮南王黥布造反，去攻打荊城，劉賈被黥布的兵殺死。營陵。劉澤先封營陵侯，用齊人田生的計策，打發張卿去勸呂后立呂產做呂王，便也立劉澤做瑯琊王。忱午。漢朝的呂后死了以後，齊哀王打發祝午去把瑯琊王騙到齊國來，便留住在齊國，不放回去；瑯琊王便求進關去，齊王便送他進關。後來漢孝文帝接位，封瑯琊王做燕王。齊悼惠。

王。齊悼惠王，名肥，是漢高帝的庶子。駟鈞。漢朝呂太后死後，呂家人一齊殺死；大臣商量要立齊王做漢帝；又因齊王的母家人名駟鈞的，十分兇惡，便不立齊王。厲之。齊厲王和他的姊姊翁主通姦，翁主的父親名偃的，願把翁主給厲王做妃子；厲王不願，偃便去對周王說，周王便叫偃做齊國的宰相，治齊王的罪，厲王便自己殺死。山西。山西是說華山的西面地方，便是關中。六奇。漢相陳平，想出六條奇計。昌邑。昌邑是地名，便是如今山東金鄉縣地方。七國。七國是說吳、楚、膠、西、膠、東、緇、川、濟、南、趙、七國。五宗。漢景帝十四個兒子，是五個母親生的，所以稱五宗。十四個兒子，一個便是漢武帝，此外十三個人都封王。三王。三王是說漢武帝的兒子，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維建。建是楚平王太子的名字。子奢。奢是說伍奢，便是伍子胥的父親，尚是伍子胥的兄。鄆郢。鄆郢兩處都是古時楚國的地方。鄆，在如今湖北宜城縣地方；郢，在如今湖北江陵縣地方。長平。長平是戰國時候趙國的地方，在如今山西高平縣地方。邯鄲。邯鄲是戰國時候趙國的都城，如今直隸邯鄲縣地方。薛。齊國孟嘗君封在薛的地方，如今山東滕縣西南面有一座薛城。馮亭。馮亭是人名，做韓國上黨的官。詢。詢是羞辱的意思。五國。五國是說趙、楚、韓、魏、燕五國。臨淄。臨淄是戰



國時候齊國的京城，便是如今山東的臨淄縣。莒，莒是戰國時候齊國的地名，如今山東的莒縣。卽墨，卽墨是地名，在如今山東平度縣東南面。騎劫，騎劫是燕國的將軍。榆中，榆是地名，便是如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一帶地方。河內，黃河以北，總稱河南。西河，黃河在古冀州西面地界，所以稱西河。上黨，上黨是戰國時候韓國城名，如今山西冀寧道南面的地方。垓下，西楚霸王項羽死在垓下地方，在如今安徽靈璧縣東南面。京索，京索是兩座城名，京城在如今河南滎陽縣東南，索城在京城西面。祁連，祁連是山名，在如今甘肅張掖縣西南。真番，真番是古時北方的外國，便是如今奉天鴨綠、佟佳兩江和興京附近地方。子虛大人，子虛大人是兩篇賦名。大夏，大夏是古時的外國，便是如今阿富汗北面地方。倣儻，倣儻是說做人懂大道理。六經異傳，異傳是客氣不改比正傳的意思，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一類。

(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



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服氏二篇。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古五

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  
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輪五篇圖一。孟  
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  
二篇。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  
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  
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  
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  
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

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

陽經三十二卷）傳四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

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

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議奏四十二

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

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

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

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

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

篇。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療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名



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

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太史公百三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  
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

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

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爾雅三卷二十篇。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尙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訓纂一篇。(揚雄作)別字十三篇。蒼頡傳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夫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



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

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

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魏文侯六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周史六弋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周

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鬲  
 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甯  
 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公孫固一篇。  
 (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李氏春秋二篇。羊  
 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侯子一篇。徐  
 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老七篇。(  
 朱建也)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  
 古語及詔策也)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  
 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  
 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  
 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

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鈞盾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

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列子八篇（名圉，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廬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老萊子十



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宮孫子二篇。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孫子十六篇。(六國時)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臣君子二篇。(蜀人)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

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邱子五篇（六國時）杜文公五篇（六國時）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容成子十四篇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閻邱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馮促十三篇（鄭人）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衛候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公孫渾邪十五篇

〔平曲侯〕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處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棣子〕一篇〔鼂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

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鈎釵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俅子三篇（先韓子）我子一篇（隨巢）

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爲燕將) 闕子一篇。國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畜三十七篇。

（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



相如等論之。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不知何世。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說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武帝時）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鞞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

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瘞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唐勒賦四篇（楚人）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邱侯劉隲賦十九篇吾邱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三篇枚皋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彊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守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東曉令延年賦七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張偃賦二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待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

二篇。雒陽綺華賦九篇。睦弘賦一篇。別栩陽賦五篇。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高祖歌詩二篇。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



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

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矢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李子十篇。姪一篇。兵春秋二篇。龐

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李左車)韓信二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

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見呂刑)孫軫五篇。(圖三卷)繇

紂二篇。王孫十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

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

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

圖三卷。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鳩治子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晉平公臣。萇弘十五篇。周史。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伍子胥十篇。圖一卷。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圖一卷。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劍道二十八篇。手

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六篇。蹴鞞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鞞也。）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鞞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

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

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

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

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

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

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

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殫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日月宿歷十三卷。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謀歷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歷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二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閻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肱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肱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日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著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嚙耳鳴雜占十六卷。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

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詿祥十九卷 禳  
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  
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神  
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  
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旄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詿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詿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詿興，人無覺焉，詿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詿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宮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寶

劍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狎。蓋有因



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二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

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二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爲劇，以生爲死。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

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秦始皇帝扁鵲俞

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

七卷。

金創癰瘕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

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

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

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

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

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雜子技

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

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微言**

有深意的文章，稱做微言。七十子。孔子的學生，有三千人；裏面七十二人，是很

有才學的。春秋分五。春秋這部書經過五個人整理：便是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詩分

爲四。詩經有四種：便是毛詩齊詩魯詩韓詩。輯略。輯是搜集的意思，略是大要。搜集許多

書裏最緊要的成功一部書，稱做輯略。六藝。六藝是說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重易六爻

八卦一畫稱做爻，一卦有六爻，重是說加倍，乘數，便是六十四卦。象象。易經裏上象，下象，

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篇，是孔子作的，稱做十翼。三聖。三聖是說宓戲

文王孔子三人。三古。三古是說宓戲時候稱上古，文王時候稱中古，孔子時候稱下古。施

孟梁邱京氏。施是說施雠，孟是說孟喜，梁邱是梁邱賀，京氏是京房。費高。費是費直，高是

高相。大小夏侯。大夏侯是說夏侯勝，小夏侯是說勝的姪兒夏侯建。孔子壁中。孔子家

語裏說：孔騰把尚書孝經論語藏在孔子舊屋的牆壁裏。永言。永字和詠字通用；讀詩把聲音拖長，稱做詠，是說詩意深長的意思。瘡。瘡字是勝過的意思。殷薦。殷是多的意思，祭祀供奉稱做薦。眇。眇字是細小的意思。制氏。制氏是魯國人，善長音樂事體的。寢。寢是漸漸的過來的意思。杞宋。杞國是夏朝的後代；宋國是商朝的後代；徵是說憑據文是說書籍獻，是說賢人的意思。字讀皆異。異字和異字通用。桓譚新論說：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二字，和現在孝經不同的有四百多字。象形。象形字是說字像東西的，好似日月等字。象事。象事字是說見字能夠知道事體的，好似上下等字。象意。象意字是說字體裏能夠表明意思出來的，好似信字，是人言二字併成的，是說人的說話可以相信的。又好似武字，是止戈兩字併成，是說能夠止住干戈便算真武。轉注。轉注字是說同是一個頭的字，能夠輾轉注明意思的，好似考老兩字，考字的意思和老字一樣。假借。假借便是借音字，本來沒有這個字的，把別個字改音換意，好似令長等字。古文。古文是說藏在孔子牆壁裏的書，是最古的文字。篆書。篆書是說小篆字，秦朝李斯造的。隸書。隸體字是秦朝程邈造的，是常鬼隸的，為簡便容易寫起見，所以稱隸書。繆篆。繆篆是篆書的一種，他筆畫十分曲折，是刻印

章用的。蟲書。蟲書，是畫成蟲鳥樣子的，在旂幟上常常用他。人用其私。人用其私，是說各人憑他的私意造出各種字體來。說五字之文。桓譚新論裏說：秦近君能夠解說書經的堯典篇目；祇是「堯典」兩字，解說到十多萬字。「曰若稽古」四字，說到三萬字。安其所習，習是說習慣的意思。是說人所常常看見習慣的事體，便認他是錯的，要破壞他的。憲章。憲是說法子；章是說明瞭。是說拿文王武不習慣的事體，便認他是錯的，要破壞他的。王做明法。一謙。顏師古說：四益，是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事惡盈而好謙，這是謙卦的象辭。歷象。歷，是記日子數目的書象；是看天文的器具。警。警是說壞話；釶，是破裂的意思。三老。三老，是古時一鄉的官。漢書裏說：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五更。更，是改換的意思；閱歷深，見改換的事體多，稱做更事。五更，是說年老更事，罷官回家來的人。右。右，是尊重的意思。非命。墨子裏有非命篇，是說人沒有吉凶一定的命，祇有賢和不賢，惡和善。上同。墨子裏有上同篇，上字和尙字通用，是尊重的意思；上同，是說着重同的法子。使乎使乎。使，是打發出去替自己做事體的人；使乎使乎，是說尋不到一個可以打發出去的人，是疑難的口氣。說假話稱做說。漫羨。漫，是說放蕩沒有限制的。



意思；羨，是貪心的意思。稗官，稗是小的意思；稗官，是說小官。芻蕘，芻是草，芻蕘是砍柴草的人。詩經裏有一句：詢於芻蕘。是說虛心的人向那砍柴草的人，也要去問問他道理。力政，政字和征字通用，帶兵去打人，稱做征。力政，是說大家一塊兒去攻打他。流裔，裔是衣裳的下幅；流裔，是說好似水的向下流，衣裳的下幅，是接續下去的意思。弧剡，木弓稱做弧，把兵器弄尖弄快來稱做剡。步由，步是推算的意思；由是用的意思。分至，分是說春分秋分；至，是說夏至冬至。三統，三統，是說夏商周三代定下的歷法。夏朝的正月在寅時，是人統；殷朝的正月在丑時，是地統；周朝的正月在子時，是天統。所以稱做三統。麇麇，麇麇，是深遠的意思。來物，來物，是說當前來的事體。厭惠，厭，是說做法事避去兇險的事體；惠，是順的意思。桑穀，史記裏說：商朝京城亳的地方，有桑樹和穀子，在一個早晨長出來，到晚便大得兩手抱住一般粗。商朝皇帝太戊看了，十分害怕，去問伊陟。伊陟說：做帝王的要修好自己的德性。太戊聽了他的話，桑樹便枯死。雉，書序裏說：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做一篇高宗彤日。高宗便是武丁。義和，義和，是兩個姓。在唐虞時候，管天地四時的官。雋，雋，是大略的意思。

（漢書）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隴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

奮其白旌，劉項隨而弊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朝，國執然也。（以上周秦封建）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柱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以上漢初分封之大）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

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以上諸侯漸以削弱）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齧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 以上漢末宗藩之衰

監於監，是看的意思；監於二代，是周朝看夏商兩代的榜樣。九伯，九伯，是說九州地方的長官；伯，是首領的意思。介人，介，是善的意思；介人，是說善人。隄隄，隄，是說地方狹窄的意思；隄，是說地下高低不平的意思。逃責臺，責，字和債字通用。周赧王欠了債，沒有法子還人，那債主要債十分緊急，便逃在這個臺上，後人便稱他是逃責臺。竊鈇，竊，是偷的意思；鈇，便是刀斧，好似皇帝的威權。周朝衰敗下來，皇帝不能行使威權，那威權好似私下偷來一般的，不能公然行用，所以說是竊鈇。狙詐，狙，在暗地裏趁人不防的時候出來打人，稱做狙；說假話騙人，稱做詐。壹切，壹切，是說暫時的意思。周過其歷，年月的數目，稱做歷。周武王打去了商朝以後，卜卦有七百年天下，傳三十個帝王。後來傳到三十六代八百六十七年，所以說過其歷。二等爵，是說王爵、侯爵。漸穀，水流進去，稱做漸穀，是河名，便是泗水的下游。龜蒙，龜蒙，是兩座山，在如今山東地方。波漢之陽，波漢之陽，說順着漢水下去水的北面，稱做陽。睽孤，睽孤，是說分離孤獨的意思。鼃錯之計，漢景帝時候，吳王濞預備造反，鼃錯說吳國有過失，可以削去吳王的爵位。又說齊趙膠西之王，都有罪，可以削去爵位。這

風聲傳出去，那吳楚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七國，一齊造反。衡山淮南。漢武帝時候，衡山王名賜，淮南王名安，造反不成，自己殺死。左官。左是下的意思，右是上的意思。不在皇帝身傍做官，却在諸侯身傍做官，是下降的意思，所以說左官。附益。益是加上去的意思，封諸侯地方超過一定的限度，稱做附益。短世。短世是說做皇帝的年代短。漢朝哀帝，成帝，平帝，都是早死，沒有後代。殫。殫是說完了的意思。序。東西兩面階上，稱做序。五威。王莽時候，打發五威將送誥命給國裏的大小官員。五威將是每一將有左右前後中五位元帥；那兵士的衣帽顏色，也分着五方，每一方不同的。厥角。角是說額角。鬣首。鬣是磕碰的意思。角是說額角。鬣首是說磕頭時候把頭碰到地上。鞞。鞞是皇帝印上的絲帶。

### （漢書）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



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剝蘗，澤不伐天，蠓魚鱗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

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以上前世寡欲足財，民無爭心。）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啜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云。(以上後世上下尚利，法度無限。)

**圖**

擊。擗。擊，是打的意思；擗字和析字通用，便是打更用的竹筒。藿。蒲。藿便是蘆草，又稱

荻。豹。獺。豹，是豺狼；獺，是水獺，兩種野獸。古時規矩，獺祭過魚以後，那捉魚的人便下水捉魚；

豺祭過獸以後，那獵人便入山打獵。鷹。隼。鷹，鶴鷹；隼，是大的鶴鷹。矰。弋。拉弓射箭稱做

弋，矰便是箭。後。隧。後，隨，便是路。荏。藥。荏字，是古槎字，是斬割的意思；藥，是草木的萌芽。

蝮。魚。麇。卵。蝮，是小蟲；麇，小鹿；卵，是鳥的蛋。蕃。阜。蕃，是多的樣子；阜，是興旺的樣子。交。

利。大家都得到好處，稱做交利。于。越。于字，是說話的口氣。刻。桷。丹。楹。桷，是房屋的椽

子；楹，是柱子。刻。桷，是說把椽子雕出花紋；丹。楹，是說把柱子漆成紅色。山。節。藻。栝。節，是屋梁

椽，是短柱子；藻，是水裏的草。山。節。藻。栝，是說梁上刻着山的形狀，柱子上刻出水草的花紋。八。

佾。佾，是周朝時候皇帝用的舞，用八個人舞的，所以稱做八佾。雍。徹。祭祀完了，把祭菜拿

去，稱做徹。雍，是周頌的篇名。陵。夷。陵，是山；夷，是平。說他衰敗下來，好似山坍下來一般。褊。

褊。褊，是周頌的篇名。褊。布。的。長。衣，稱做褊。褊，是棉衣。

〔漢書〕西域傳贊

西域，西方諸國之總稱，指今甘肅敦煌縣以西，包新疆全省，及葱嶺以西諸境而言。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瓊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酒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

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西域。古時在中國西面的外國，總稱西域；便是如今甘肅敦煌縣西面，新疆全省，和葱嶺西面一帶地方。南羌。南羌，便是西羌；他地方在匈奴以南，所以稱南羌。四郡。四郡，便是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處。玉門。玉門，便是玉門關，在如今甘肅敦煌縣西。月氏。月氏，是古時外國名；他的種族，先住在甘肅西面。漢朝時候，被匈奴打破，逃到西面的阿母河地方，立一個國，稱做大月支；他留住在舊時地方的，稱做小月支。這裏說的月氏，是小月支。幕南。幕，字和漠字通用。沙地稱做漠。西藏地方，有一大片沙地，稱做沙漠。王庭。外國國王住的地方，稱做王庭；外國王稱單于。珠崖。珠崖，是地名。漢武帝打平南越，立珠崖郡。在如今廣東瓊州島地方。枸醬。枸醬，是一種竹手杖。牂柯。牂柯，是郡名，在如今貴州遵義府以南，至思南石阡等府地方。越巂。越巂，是郡名，在如今四川西昌縣地方。天馬。漢武帝時候，得到一匹大宛地方有汗血斑點的馬，名叫天馬。蒲陶。蒲陶，便是葡萄。大宛。大宛，是古時一個外國名，在如今俄國地界的小亞細亞地方。安息。安息，也是古時一個外國名，在如今波斯地方。文甲。甲，是蟲身上的殼；文，是說花紋。文甲，便是璫瑁。通犀。犀牛角中間白色，通兩頭。



的，稱做通犀。蒲梢，蒲梢，龍文，魚目，汗血，是四匹好馬的名稱。黃門，黃門，便是宮門；因為宮門是黃色的。昆明池，漢武帝時候，開一座昆明池，是操練水兵用的。在如今陝西長安縣西南面。甲乙帳，漢武帝時候，拿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頭等的珠寶，做成帳子，稱做甲帳，是供神仙的。次一等的珠寶，做成帳子，稱做乙帳，武帝自己用的。落以，落，是說拿線穿起來的意思。隨珠，隨珠，是寶珠，古時隨侯傳下來的。和璧，好的玉，稱做璧。卞和從山中得來的一塊寶玉，稱做和璧。黼依，黼，是畫的斧；依，便是屏風。黼依，是說畫斧的屏風。依字和辰字通用，便是屏風。巴俞，巴，是地名，便是巴州；俞，是水名，便是渝州地方。如今的巴縣，巴俞兩處地方的人善舞，漢高祖歡喜看巴俞之樂。都盧，都盧，是古時的外國名。都盧國的人，身體很輕，能夠爬高，又輕又快。漫衍，漫衍，是一種大的野獸，有百尋高，八尺，便是一尋。角抵，兩人對打，比氣力，稱做角抵。權酒酤，關卡抽稅，稱做權。造酒，稱做酤。權酒酤，是說抽酒稅。直指，直指，是漢朝的官名，專查察奸臣，審問大案件的官。輪臺，輪臺，是地名。在如今新疆輪臺縣地方。漢武帝時候，派兵到輪臺去種田駐紮；到後來，武帝自己下詔認錯，把輪臺的兵撤回來。龍堆，龍堆，便是白龍堆；在新疆天山以南，一片沙漠，寸草不生。身熱，身熱，是地名；頭痛，

是山名。有大頭痛山，小頭痛山。鄯善。鄯善，是古時外國名，便是樓蘭，在如今新疆地方。車師。車師，國名，分前後二王，在如今新疆地界以內。莎車。莎車是國名，便是如今新疆的莎車縣，土名薄葉爾羌。于闐。于闐，是國名，便是如今新疆的和闐縣。讓白雉。讓，是說推讓不肯收受的意思。周成王時候，有一個外國越裳氏，獻白色的雉雞。成王去問周公，周公說：沒有十分好德性，便不敢收人的東西；沒有好事體，做在百姓身上，便敢叫遠地方的人做臣子。成王便不敢受白雉。却走馬。却是說不受的意思。跑路快的馬，稱做走馬。漢文帝時候，有人獻一匹千里馬，文帝不肯收受，還他，補償他的路費。

### （漢書）漢書敘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

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况，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以上子文至况）况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

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凜，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待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侯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爲

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辱？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



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旂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旂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旂而弟畜穉。旂之卒也，修總麻，賻贈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闔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



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以上伯旂稱）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閒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岡，不齷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

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

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民復知漢虜。』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以上彪）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諡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此叙中王命論一首，鈔入論著門。幽通賦一首，答賓戲一首，入詞賦上編。皇矣漢祖以下敘述七十條，入詞賦下編。皆遵文正公原鈔編訂，蓋以類相從也。）

**樓煩**。樓煩，是漢朝時候縣名；如今山西神池五寨二縣的地方。與民無禁，是說不禁止百姓用各樣格式的衣服車旂。長子，長子，是縣名，便是如今山西的長子縣。農都尉，是古時管種田事體的官。課連最，課，是考試的意思；考官員最有才能的，稱做最連。考得上等的，稱做連最。婕妤，仔健，是漢朝宮裏的女官名。昌陵，皇帝的坟墓，稱做陵。昌

陵，是漢成帝的坟墓。後來立做昌陵縣。定襄，是古時的郡名；如今山西右玉縣北面，到綏遠道和蒙古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的地方。父師，是說拿他排在父親一輩的人看，又和先生一般的敬重他，所以稱父師。舉白，兩人吃酒，把酒吃完了，拿起空酒杯來給人看，稱做舉白。妯娌，妯娌又稱妯己，是紂王的妃子。微子告去，紂王的哥哥微子見紂王無道，便做一篇誥文，交給箕子比干，自己逃去了。他誥文裏說道：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式號式譁，式字，是說話的口氣。譁字，和呼字通用，是叫喊的意思。流連，流連，是說嘆氣哭泣不住的意思。讜言，忠心直爽的說話，稱做讜言。更衣，登坑大小便，稱做更衣。長信庭林表，長信，是太后的宮名；林表，是官名。長信庭林表，是說長信宮裏的林表官。不布，布，是流傳的意思；不布，是說不流傳到外面去。中盾，中盾，是漢時太子宮中的官名。賻贈，拿車馬去送給喪事人家，稱做賻；拿錢物去送給喪事人家，稱做贈。文致，文，是裝飾的意思；致，是說細緻。繩法，繩，是依着的意思；繩法，是說按照法律。肆意，肆，是說放蕩的意思；肆意，是說十分盡自己的意思。造門，造，是到的意思；造門，是說走到他門口。老嚴，老，便是說老子，名李耳；嚴，便是說莊子。後漢時候避漢明帝的名，改莊字稱嚴字。

極。摯。摯是說到的意思；極摯是說十分周到。眩。曜。眩。曜是對人誇張的意思。三絕。絕是說斷絕子孫；三絕是說漢成帝哀帝平帝三代都沒有子孫。即真。即是按下去的意思；真是皇帝的位置。即真是說王莽接下皇帝的位置去。皇赫。皇是大的意思；赫是鮮明的意思。

### （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



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以上言周以禮讓爲國。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

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

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土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遵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遵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一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畫策。）

辟雍

辟雍，是古時皇帝的學堂。

泮宮

泮宮，是諸侯的學堂。

庠序

庠序，是古時地方上的學堂。商朝稱做序，周朝種做庠。

刑措

刑措，便是刑罰；措，便是用的意思。周朝成

王康王的時候，天下太平，四十多年不用刑罰。叔向，是羊舌肸的號。晏嬰，是齊景公的宰相，號平仲。六卿，是說晉朝的六個官，便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趙氏魏氏。萬乘之國七，七是說齊楚韓魏趙燕秦七國。千乘之國五，五便是說魯衛宋鄭中山。

### (說文)序

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飭，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

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或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源，及古文大篆）其後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灑，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

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曰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



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新室）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嗇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以上世俗非訾壁中古文，

不達字例。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幽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譏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以上述己著書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 五百四十部目後敍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四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

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幽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俎召，宅此汝瀕。竊仰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甯，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

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安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褒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蝨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臯死臯，齎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



翫字和玩字通用，是說人習慣的事體。不用心去做，稱做玩。所以翫字，有一個習字併上去的。

諭。對大衆解說明白，稱做諭。用文字解說明白，稱做譌。困頓。在子時的年分，稱做困頓。孟陬。正月，稱做孟陬。曾曾。曾字，是重疊的意思；和層字通用。孫子的兒子，稱做曾孫，也是重疊的意思。曾曾，便是層層，是說重重疊疊的意思。徂召。召，是召陵縣徂，是到的意思。汝瀕。汝，是水名，水邊稱做瀕。景行。景，是大的意思；行，是路。節節。山頭又高又峭，稱做節。聞疑載疑。把文字寫在書上，稱做載；聞疑載疑，是說聽得疑心的事體，便把這疑心事體記在書上，使後來明白的人去解說他。演贊。演，是推廣的意思；贊，是明白的意思。次列。微辭。次列，是說挨着次序排列着；微辭，是說微細的文理。尤。尤，是過失，是說做人不能沒有過失的意思。三老。漢朝十里稱一亭，十亭稱一鄉，一鄉有三老。掖門。掖門，是說正門的榜門。

(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



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闈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以上宦官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以上前漢）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

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宦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

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儻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冀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災毒）

註

中門，一家內外交界地方的門，稱做中門。正內，正內，是說正屋的臥房。閤尹，太

監稱做閤尹，是總管太監的官員。巷伯，巷伯，是說皇帝宮裏的小臣子。勃貂，勃貂，是

人名，是戰國晉文公時候的太監，便是寺人披（寺人便是太監）又名勃鞞。晉文公時候，呂卻要造反，勃鞞悄悄的去告訴文公。管蘇。管蘇是楚共王時候的太監；共王十分寵愛他，共王有病的時候，對大臣說：我死過以後，一定要封管蘇得爵位。景監。景監是秦孝公得寵的臣子；商鞅做秦國的宰相，是景監引見的。繆賢。繆賢是趙國的太監。趙國宰相藺相如，先做繆賢的舍人，後來繆賢把藺相如推薦給趙王。豎刁。豎刁是齊桓公的太監；桓公死後，豎刁和易牙一齊造反。伊戾。伊戾是宋平公的太監，在平公跟前說太子痤的壞話，便殺死太子痤。銀鑪左貂。銀鑪左貂都是古時做官的人帽子上的裝飾品。黃門。宮裏的門，漆着黃色的，所以稱黃門。大慙。慙是說罪惡；有極大罪惡的人稱做大慙。這裏說的大慙，是說東漢和帝時候的好臣竇憲。永巷掖庭。永巷掖庭都內宮的名稱。孫程。漢安帝死後，皇后立濟北惠王的兒子北鄉侯做後代皇帝；不多幾天，便死了。有太監孫程十九人，迎接已經廢去的太子濟陰王，立做皇帝，稱為順帝。曹騰。質帝被梁冀殺死，太監曹騰勸梁冀迎接蠡吾侯侯志做皇帝，便是桓帝。五侯。漢桓帝時候，梁冀有大權，逼壓桓帝，桓帝和太監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人商量，殺死梁冀。這五個太監，同日封侯，稱做五侯。三族。人有三族，便是母族、妻

族。父族。參夷。參，是說革去功名；夷，是說滅死人口。五宗。五宗，是說五服以內的宗親。苴茅。苴，是包裹的意思；苴茅，是說拿茅草包裹的意思。棊列。棊列，是說和棋一般四處排列着。南金。荆州揚州在中國的南方；古時荆州揚州出的金子，格外值錢，所以稱做南金。緹。紅黃色的綢緞，稱做緹。腐身。腐身，是古時一種刑罰，是把男子的生殖器割去，下身腐爛的意思。竇憲。竇憲，是漢桓帝時候的臣子，是竇皇后的父親；靈帝時候，因為要謀殺太監，不成，自殺死了。何進。何進，是靈帝時候何皇后的兄，因為要殺太監，反被太監殺死。九服。九服，是說九州地方。龜鼎。龜鼎，是做皇帝傳代的東西，便是說皇帝的位置。君。以此始，始，是起頭是說漢朝的皇帝，起頭便寵用太監；後來也被太監滅去了國度。漢靈帝時候，有十個太監，把持朝政，稱做十常侍。

###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張中丞名巡，南陽人，以進士為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合守睢陽，累戰皆克。及城陷，被執，不屈死。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蚺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懷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



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許遠事）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以上并歎巡遠事）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以上南霽雲事）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竊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以上雜述張巡事）』

**張中丞** 唐朝張中丞，名巡，是南陽地方人，進士出身，做真源縣官。安綠山造反，張巡起義兵，打安綠山和許遠一塊兒守睢陽城，連戰都打勝仗。後來睢陽城破，被安綠山捉去，不肯投降，被敵人殺死。許遠 許遠是杭州鹽官地方人，安綠山造反，有人推荐許遠懂兵法，做睢陽太

守官。雷萬春。萬春是張巡手下的郎將；張巡和令狐潮打仗，使萬春立在城上，和賊兵說話。賊兵拿箭射他，萬春臉上中了六箭，身體却不動。開門納巡。唐朝至德二年，賊將尹子奇帶十三萬人馬，圍困睢陽城。許遠做睢陽太守，派人去向張巡求救，張巡帶兵進睢陽城。許遠對張巡說：「我不懂兵法，你是有膽有識的人，從此我替你守城，你替我打仗。」遠就虜。被人捉去，稱做就虜。唐朝大歷年間，許遠的兒子名去疾，上奏章說他父親張巡和許遠一塊兒守睢陽城，城破以後，張巡和他的兵將三十多人，都被敵兵割肉破心，十分慘毒；那許遠和他手下的兵將，却不會受傷。疑心許遠和賊兵私通的。皇帝下聖旨，便令張巡的兒子去疾和許遠的兒子名峴的會同官員商議。有人說許遠是守睢陽城的，凡是攻城，能夠活捉住主將的，功勞算最大；那許遠的不死，也不是怪。倘然說後來死的便算和賊私通，那比張巡先死的人，便也可以說張巡和賊兵私通了。食其所愛。張巡和許遠守睢陽城，城裏糧食吃完了，張巡殺死他最寵愛的小老婆，許遠也殺死他最寵愛的丫鬟，把兩人的肉給兵士們吃。蚍蜉。最大的螞蟻，稱做蚍蜉。雙廟。唐朝時候的人，替張巡許遠兩人在睢陽城立廟，稱做雙廟。南霽雲。南霽雲是張巡手下的將官，頓邱地方人。賀蘭。賀蘭是姓，名進明。唐朝安祿山造反的時候，他帶兵守臨淮。

地方。睢陽。睢陽城，便是如今的河南商邱縣。浮圖。浮圖，便是塔。

（韓愈）讀儀禮

儀禮，書名，周之舊典，有今文古文二本。漢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魯

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爲古文。鄭玄注，參用二本。唐賈公彥爲之疏，凡十七卷，卽今之注疏本也。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麤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儀禮

儀禮，是書名，記的都是周朝時候的禮節，有今文古文兩本。漢朝高堂生傳下來的，

是今文；魯恭王打破孔子的牆壁得到的是古文。後來鄭玄把今文古文合併起來，加上註解。唐朝賈公彥又替註解做註解，稱做疏，共有十七卷，便是如今的儀禮注疏。

(韓愈)讀荀子荀況，戰國趙人。一稱荀卿，著荀子三十二篇。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醕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醕乎醕者也。荀與揚大醕而小疵！

**註** 荀子，是荀况著的。戰國時候，趙國人。又稱荀卿，也稱孫卿，著荀子三十二篇。揚雄。



揚雄號子雲，漢朝成都地方人，他摹倣易經，著一部太玄經，摹倣論語，著一部揚子法言。火於秦，是說秦始皇燒書的事體。

（韓愈）贈鄭尙書序 鄭尙書，名權，唐開封人。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制崇重）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

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和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俗殊難治）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

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讀**

鄭尚書 鄭尚書名權，是唐朝開封地方人。嶺之南 嶺之南，是說五嶺以南的地方。如

今廣東廣西安南一帶的地方，唐朝稱嶺南道。節度使 節度使，是唐朝的官名。嶺南節度使，

管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處地方的經略使，稱做五府。帕首 是說拿紅色的手帕包在頭上，

是古時兵士的打扮。袴鞬 袴鞬，是說打仗穿的衣服。漫瀾 漫瀾，是說水勢大的樣子。

撞搪 撞搪，是說莽撞衝突的樣子。耽浮羅 耽浮羅，是古時海外的國名，便是如今朝鮮的

濟州海島。流求 流求，便是如今的琉球島，日本人改稱冲夷縣。毛人 山海經裏說：在海

東南二千里地方，有一種身上長毛的人，在大海中島上。夷亶 夷亶，是兩處島國的名稱。吳

孫權黃龍二年，打發人到海裏去找尋夷州亶州的地方；找尋不到，祇找得了幾千個夷州地方

的人，帶他到中國來。林邑 林邑，是地名，便是如今的占城安南南部的北面。扶南 扶南

地方，在如今暹羅國裏，又稱真臘。干陀利 干陀利，是地名，便是如今蘇門答臘東部的地方。

長慶 長慶，是唐穆宗的年號。僦屋 僦，是租借的意思。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

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註**

太行 太行，是山名，在如今山西河南直隸三省地界上。盤谷 盤谷，是地名，在如今河

南濟源縣北面。翳維 翳，是遮掩住的意思；維，是拿繩子吊住的意思。趨起 趨起，是說走

路要向前進又不敢走上去的樣子。囁囁 囁囁，是說要想說話又停住不說的樣子。徜徉

徜徉，是說在一處地方走來走去的樣子。

(韓愈)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



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田子方**。田子方，是戰國時候一個有學問的人，魏文侯拜他做師。駢臂子弘。駢是姓，

臂是名，子弘是號。史記裏稱子弘。商瞿。商瞿是人名，號子木。春秋時候魯國人。孔子傳易經

給商瞿，商瞿傳給楚國人駢臂子弘。絕潢。潢，是積水池；絕，是說不流通。

(柳宗元) 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曾子獨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

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語** 有若似夫子。孔子死後，孔子的學生，十分想念先生，有若的面貌，很像孔子，那班學生，都

拜有若做先生，和敬重孔子一樣，過幾天，有人拿學問的事體去問有若，有若回答不出來；那班學生把有若趕下來，說：『這不是你的坐位。』樂正子春。樂正是姓子春，是名字。是曾子的學生。子思。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孫子，是曾子的學生。咨爾舜。咨字，是說話感嘆的口氣，和白話的啊子意思一樣。咨爾舜，是說：『啊你這個舜呀！』厯數。厯數，是說天上一定的氣運。小子履。履，是商朝湯王的名字。小子，是湯王自己稱，是客氣的口氣。天吏。天吏，是說替天行道的人。

（柳宗元）辨列子

書名，周列禦寇撰。四庫總目，謂為門人所追記，非列子所自著也。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

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列子，是書名。周朝時候列禦寇著的。鄧析，是鄭國的官，講究辯論的學問。

著一部書，便名鄧析子。紀渚子，是替齊王養鬪雞的人。魏牟，便是公子牟。戰國時候魏國的人。孔穿，是孔子的子孫，戰國時候人。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名。漢藝文志註稱爲老子弟子。一說，謂卽范蠡師計然。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文子** 文子，是書名。文子，是老子的學生，便是范蠡的先生計然著的。孟管 孟，是說孟子；管，是說管子。剽竊 剽，是說搶竊；是說偷。曉然 高出在許多東西以上的，稱做曉然。刊去 刊去，是削去的意思。

（柳宗元）辨鬼谷子 鬼谷子，縱橫家之祖。蘇秦張儀，皆師事之。相傳為楚人，無姓

名，因其所居曰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

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狹，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釋** 鬼谷子。鬼谷子，是戰國時候人，專講拿說話去打動人的法子。俗稱說客，便是縱橫家。蘇秦張儀都是他的學生。鬼谷子，是楚國人，沒有名姓的，祇因他住在鬼谷地方，所以稱他鬼谷子。險鑿，險鑿是說人陰險兇狠的意思；鑿字和戾字通用。狙狂，狙是一種野獸，樣子和獼猴差不多，性情十分狡詭。人性狡滑的，也稱他狙。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春秋，齊晏嬰著。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



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問棗** 齊景公對晏子說道：『東海裏面有一片紅色的水，裏面長着一株棗樹，祇開花，不結果，這是什麼道理？』晏子說道：『古時秦繆公騎着龍去察看天下，拿黃布包着蒸熟的棗子，到東海地方，丟下這黃布，因是黃布，所以水有紅色；因是蒸熟的棗子，所以祇開花不結子。』  
**古冶子** 古冶子，是人名，和公孫接田開疆都在齊景公時候做臣子，有很大的氣力。晏子勸景公賞他三人兩個桃子，叫他們比着誰有功勞的誰吃桃子；那三人却因爲爭奪功勞，自己殺死。  
**歆固** 歆是劉向的兒子，號子駿；固是班彪的兒子。

（柳宗元）辨鷓冠子。鷓冠子，楚人，不詳其姓名。居深山，以鷓爲冠，故曰鷓冠子。

余讀賈誼鷓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鷓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鷓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異者，僞爲其書，反用鷓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鷓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邪？假令真有鷓冠子書，亦必不取鷓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註** 鷓冠子。鷓冠子，是楚國人，不知道他的名姓，祇因他住在深山裏，拿鷓鳥的毛做帽子，所以稱他鷓冠子。夸者死權。是說貪權勢對人誇張的人，到死也不肯放去他的權勢，也因爲權勢送去了自己的性命。

### （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蠹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以上經）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史）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子）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以上集）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

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代藝文。）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訓** 章句之學。是把古書圈句分章的學問，稱做章句之學。田駢，田駢，是戰國時候的齊國人，著一部書，名田子，有二十五篇。慎到，慎到，是戰國時候趙國人，著一部慎子，有四十二篇。開元，開元，是唐玄宗的年號。

### （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

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遺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盛）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詞** 莊宗。後唐的莊宗，名李存勖，被唱戲的人名郭從謙的殺死。晉王。晉王是莊宗的父親李克用。契丹。契丹是古時北面的外國，後改稱遼，便是如今東三省地方。係燕父子，係是綁住的意思。燕王劉守光的父親仁恭，做唐朝的盧龍節度使，守光造反，捉住父親，殺死哥哥，自己立做燕王。後來後唐莊宗帶兵打敗守光，和仁恭一塊兒捉住。函梁君。藏在箱子裏封鎖起來，稱做函。後唐莊宗滅去梁國，拿梁王朱友貞的頭，加上漆，封鎖在箱子裏，藏在太廟裏。

### （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疑潔身之士遠遁。



（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之士泯沒）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

傳。

**註**

鄭遨，是後晉時候白馬地方人。見世界反亂，他便到少室山裏做道士去。張薦明

張薦明，是後晉時候燕地方人。年輕的時，求學問在河北一帶地方，後來也做了道士。石昂

石昂，是後晉時候臨淄地方人。晉高祖時候做宗正丞，後升少卿。出帝時候，國事一天敗壞一

天，石昂再三勸諫，不聽。石昂便推託有病，回家去。程福贊，是後晉時候人。出帝帶兵

到北方去打仗，兵士在京城裏放火，福贊親自去救火，兵士造反不成。後來有人冤枉他，說他通

同造反，死在牢監裏，到死也不辯明自己的冤枉。李自倫，是深州地方人，六代子孫

同住在一處；他住的地方，名叫孝義鄉。

### （五代史）宦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

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  
上歎張承業之賢）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  
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  
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  
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  
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  
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  
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  
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  
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  
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而歸結於唐昭宗。）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僞，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張承業。張承業是唐朝一個太監的名字。替晉王做監軍官。莊宗做皇帝的時候，張承業再三勸諫，不聽。張承業自己餓死。摔而去了。摔是手拿起來的意思。摔而去之，是說拿起來丟去他。昭宗。唐昭宗被太監劉季述一班人捉去，關起來。後來神策指揮使打敗殺死了季述。昭宗依舊做皇帝。走之岐。走是逃去的意思。岐是地名，在唐朝是鳳翔府，又稱岐州。如今陝西舊鳳翔府。唐朝崔胤勸皇帝統統把太監殺死。這風聲傳出去，太監便恨崔胤。崔胤寄信給朱全忠，求全忠帶兵來救皇帝。太監韓全誨一班人，聽得全忠來救皇帝，便搶了皇帝逃到鳳翔地方。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

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  
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  
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  
世。）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  
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  
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  
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  
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  
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  
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  
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



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勸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時得罪者，多復

進用，獨子美不幸早死。

**蘇子美** 名舜欽，宋朝銅山地方人。韓李 韓，是說韓愈；李，是說李翱。酒食之故。蘇

舜欽因為圖用賣舊紙的錢，嫖妓女，請客作樂吃酒，便革去了功名，所以說酒食之故。聲偶。

聲，是說做詩的平仄聲偶，是文章裏的對句。擗裂 擗，是說挑選的意思；裂，是說割破的意思。

是說把文章做得瑣碎的意思。才翁 才翁，名舜元，又號子翁。穆參軍 穆參軍，號伯長，做

穎州的文學參軍官。子美 蘇子美，是范文正公推薦的，又是杜祁公的女婿；奸臣恨范杜兩

人，也恨子美。

###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

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不妄交人）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人辨詰之詞）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余曰：

「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註**

曼卿 曼卿姓石名延年

浮圖

佛經稱塔稱浮圖

不答兵

答是打的意思；不答兵

是說不必用刑罰便聽號令的兵

馳騁

馬跑來跑去稱做馳騁。做文章才氣旺也稱做馳騁。

###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以上與曼

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浮圖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甘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

以上敘已與曼卿秘演三人踪跡。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崿，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濟鄆

濟鄆，是兩個州名，如今山東舊濟寧州東平府一帶。

肱其橐

橐，是袋，也是箱子。

的意思；胠是打開的意思。胠其橐，是說打開箱子偷東西。嶮，嶮，是說山勢高峻的意思。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愴然



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暨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歎異說易以惑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於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

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

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敝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太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論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躡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如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

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

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



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

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釋** 佛之徒。漢明帝時候打發人到西域地方去求佛學；和尚伽葉摩騰竺法蘭兩人用白馬馱了經到東都來，便是佛經第一次到中國地方來。中平。中平是漢靈帝年號。咸亨。咸亨是唐高宗年號。幽州。幽州便是如今陝西邠縣地方。薛舉。薛舉是唐朝金城地方人。隋朝末年做金城校尉官和他兒子仁果起兵造反，霸佔了陝西一帶地方，自己稱秦帝。唐武德初年，仁果來打扶風地方，秦王的兒子世民打敗他。閻朝隱。閻朝隱是唐朝樂城地方人。武氏。武氏是說武則天。裨闔。裨，是開的意思；闔，是合的意思。做事體不拘束，進退自由，稱做裨闔。鬼谷子有裨闔篇，是說陰陽剛柔，因事制宜的意思。

###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

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千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以上言金石文字難聚。）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

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以上述集古錄目之意）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腰緼** 緼，是大索子；腰緼，是說腰上掛着大索子。**篝火** 篝，是罩住的意思；火在野地裏，怕被風吹熄，拿罩子遮住，稱做篝火。**湯盤** 湯，是說商朝的湯王盤，是洗浴的盆子。**孔鼎**

鼎，是古時盛菜的盃。左傳裏有一句：「孟僖子稱正考父之鼎。」正考父，便是孔子的遠代祖宗，所以說孔鼎。歧陽之鼓，周宣王時候，到歧陽地方去打獵，史籍做一篇頌，記打獵的功勞；那文章刻在和鼓樣子一般的石頭上，一共有十塊石頭。到唐朝時候，鄭餘把這石頭搬去，藏在鳳陽地方的孔廟裏。岱嶧，岱山，便是泰山，嶧，是鄒嶧，又稱嶧山。桓碑，石碑兩塊立着的，稱做桓碑。彝器，彝器，是說一朝一朝傳下來的鐘鼎這一類東西。籀文，籀文，便是大篆，周朝史籍造出來的。篆，篆，是說小篆；秦朝程邈造出來的。分，分，是八分書；秦朝王次仲造出來的。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

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



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以上書目）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

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仕宋後奏議）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眞宗時，再進再絀）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

自京師至四方，比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敘奏議，在太宗時不言財利，在眞宗時不言符瑞。）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將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謂** 雋美。雋，是肥厚的意思；雋美，是說文章精美有味。  
**筦** 權。筦字和管字通用，是管理的意思；權，是抽稅的意思。  
**汾陰**。汾，是汾水陰，是說北面。  
**三司**。三司，是宋朝管錢財的官，便是鹽鐵度支，戶部三種。

(曾鞏)徐幹中論目錄序徐幹，三國魏人，著中論二十篇。前史列之儒家類。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 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敘幹志事) 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

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註** 徐幹 徐幹是三國時候魏國人，著中論二十篇。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是書名，記唐朝

太宗貞觀時候朝廷裏的事體。箕山 箕山在如今河南登封縣東南面。堯帝時候，巢父許由兩人，不願做皇帝，躲在箕山上。上艾長 上艾是縣名，長是官名，便是縣官。逡巡 逡巡是說走路要向前又後退的樣子。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



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儉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爲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

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籍不可滅）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崇文總目

崇文總目，是書名，宋朝王堯臣著的。

高誘

高誘，是後漢時候人。

###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

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說一，無衆說雜出其間。）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緜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漢，異說誕漫。）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

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衆說所蔽，不能拔俗。）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說** 各自爲方。方，是說法子；各自爲方，是說各人自己想出法子來。絕學。絕學是說失傳的學問。

###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

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敘書之存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

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琕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賢，本於躬化。）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以上言後世之士，道不行於妻子。）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



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採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曹大家

後漢時候班彪的女兒，名昭，嫁給扶風地方的曹世叔；丈夫死後，漢和帝喚他進

宮去，宮中的皇后貴人都拜他做師，稱他曹大家。家字和姑字通用，大姑是尊重他的意思。

嘉祐是宋仁宗的年號。趙衛趙是說趙飛燕姊妹兩人；衛是說漢成帝宮中的女官衛

婕妤，本姓李，名平，成帝賜姓衛。玕璜琺瑯玕璜琺瑯四樣都是古時人身上掛玉的名稱。

二南二南是說詩經裏周南召南兩篇名。商辛商辛是說商朝的紂王，名辛。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歎周禮之詳備）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以上言訓釋復古之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

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書** 董周官 周官是講周朝禮節的書。董是管理事體的意思。有馮有翼。馮字和，憑字通用，是靠傍的意思；翼是幫助的意思。六服 古時地方稱服，離京城地方的遠近，定服的名稱。六服便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

###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

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以上言詩義難明。）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恟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贖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其辭亡。** 辭，是說文章亡，是失傳的意思。詩經小雅裏有南陔、白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祇有篇名，沒有文章的。王雱，王雱是王安石的兒子。放其言，放字和做字通用，是學的意思。恟達，恟，是實在的意思；恟達，是說實在通達了。日就月將，日就月將，是說一日一月一月的過去。爝火，火把上面的火光，稱做爝火。代匱，代，是接下去的意思；匱，是空的意思，是說補空缺的意思。棫樸，詩序裏有一篇棫樸，是說文王能夠用有才幹的人。追琢，追字音堆。追琢，都是製造玉器的意思。

(王安石)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熙甯** 熙甯，是宋神宗的年號。  
**班焉** 班，是說傳開去的意思。  
**輕眇** 輕眇，是說細小的意思。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

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記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並詳，他史則不能觀其通。）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



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通鑑可稽，而典章經制，無書可以會通。）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密，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

秀孝與銓選不分；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尙有未備未審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

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較通典有同有異。）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

之記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摭舊說，間附己意。）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日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謙言，恐有繁蕪闕略。）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

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

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羞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卽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



府園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以上錢）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旣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爲幣）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鄙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

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捍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嶽旣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旣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縶，以至追胥

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

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籍口。征之不己，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以上言征額日重，則官與商賈豪強，皆無利可圖。）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民代商受困，如鹽課歸地丁之類。）作征權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

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蓄買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掇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

而強配數日，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



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玉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辟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

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兩漢魏晉取才。）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勸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勸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後，官人皆出於銓曹科目。）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梏。

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舉官分爲兩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

爲士，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鈞是人也。（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爲一。）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朝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麤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分清濁）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



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爲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爲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爲之，並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爲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爲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爲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



濁而實清也。尙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尙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賤。）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

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禮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以上祭祀儀節久失）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靈寶，龔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

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

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儀禮，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

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以上略序王禮之目）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



樂，大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士宇，且陷入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旣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國已衰。）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



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消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

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日。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

促國祚矣。(以上言後世兵民判然爲二)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剕刵椽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拏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以上言議法當依於輕)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

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朴、流、宓。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爲不易之典。）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寃而莫伸，而舞文利隸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輕刑惠姦。）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晉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

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興廢也。（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龔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

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卽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羸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以上言史記世表爲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信。）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以上言無譜系，則



茫然難考。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郟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及如秦伯之爲吳，鬻繹之爲楚，

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

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及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

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卽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

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掾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獎宗藩者亦有弊。）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邳、鄆、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

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墮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與紀時政，合而爲一）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



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嘗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之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廣異聞耳。（以上言諸史記日食之不可信）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

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

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采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寔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

以異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 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眚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論。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釐正諸名目)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架

多，所統狹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窅不復可考矣。（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跡不可考）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泝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

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爲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北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



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調** 端拜而議。端拜而議，是說恭恭敬敬穿着禮服，行過拜跪的禮，商議事體。端，是玄端，是古時的禮服。殷因夏。由是說承接的意思。殷因夏，是說商朝承接夏朝的天下，一切禮節法律，都照夏朝的規矩。租庸。唐朝的抽稅法，分租庸調三種：一百畝田，每年抽兩石米的稅，稱做租；每年每一個種田人，替公家種二十日田，不種田的，捐三尺絹，這稱做庸；（庸字和傭字通用，是用人力氣的意思）在各地方的土產，每年提一成送去給公家，這稱做調。包篚。包，是說

包裏；篋，是說竹箱，是收藏進貢東西用的。秀孝。秀，是說秀才；孝，是說孝廉，孝廉便是舉人。銓選。考取官員，稱做銓選。汨。汨，是亂的意思。三餘。餘，是多出來的意思。三國志註裏說：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吹竽。韓非子裏說：齊宣王歡喜聽人吹竽，每吹的時候，一定要三百個人一齊吹的；有一個南郭處士，也在一塊兒吹竽。後來宣王死了，湣王接位，要聽一個一個人挨着吹竽；南郭處士不能吹竽，便丟下竽逃去。如今人說不能做事的人，便拿他比南郭吹竽。汲綆。取井水，稱做汲；吊桶的繩子稱做綆；修，是長的意思。韓愈詩裏有一句：『汲古得修綆』。是求古時的學問，有好的古書，好似取井水有長的吊桶繩子一般。墳索。墳，索，都是古書。伏羲神農黃帝時候的書，稱做三墳；八卦的學問，稱做八索。左傳裏有一句：『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插架。插架，便是插書的架子；班竹做成，掛在牆上的。趨庭。趨，是跑過庭，是院子的意思。得到父親的教訓，稱做趨庭。古時孔子站在院子裏，子思走過，孔子問他：『你讀過禮記嗎？不讀禮記，便不能懂得站立的規矩。』覃。覃，是深的意思。陳壽。陳壽，是晉朝人，著一部三國志的。李延壽。李延壽，是唐朝人，著一部南北史。操觚。觚，是木版，古時拿他代紙用的；操觚，是說做文章著書的意思。劖。劖，是拿刀割東西的意思，又

是受傷的意思。鉢。鉢是長針，是引到裏面去的意思。元。魏。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用李世安的意思，行均田的法子；男子給露田四十畝，女人給二十畝，到一年能夠如數還得出糧米的，便給他田地。年老的，便免他的糧米；死後，把田還給公家。李。唐。唐朝皇帝姓李，所以稱李。唐。唐朝初年，男人年紀在十八歲以上的，便給他一百畝田；害大病有殘疾的人，給他四十畝；寡婦，給田三十畝；當家人，加給二十畝。每人二十畝，算是永遠的產業。每年十月到十二月，是收回付給田地的時候。死去的人，便把他的田收回來，給那沒有田的人。商。鞅。商鞅是秦國的宰相，他用新法改變井田的法子；開阡陌，改抽稅的法子，按畝抽捐。楊。炎。楊炎是唐朝鳳翔地方人。德宗時候做宰相，用兩稅法，便是使種田人拿銀錢去還糧。一年夏秋兩期，便是如今的上忙下忙。九。府。圓。法。圓是錢；圓法，是說銀錢的樣子和銀錢的種類。九府，周朝有大府，玉府，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九種管銀錢的官。飛。券。飛券是各處通行的支票；號數相對，便可以憑票換錢。唐朝時候做買賣的人和軍官等，都通用的。交。子。古時蜀人，因為鐵錢太重，搬動不便，便私地裏造一種錢票代錢，買賣時候，可以行用，稱做交子。會。子。會子也和交子一樣的。宋高宗末年，戶部侍郎錢端禮造的，起初祇有兩浙地方通行，後來各州都通行。

楮。楮，是紙剪成的錢。三屏。屏，是說沒有才學柔弱的人。黃庭堅詩裏說：「匹士能光國，三屏不滿隅。」是說一個有才學的讀書人，能夠使國家增加光彩；三個沒有才學柔弱的人，他的名氣還不能夠傳滿一角地方。隅，是牆角。晏子春秋裏也有一句：「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總總。總總，是多的樣子。追胥。追，是說追捉強盜；胥，是說差役。嗇夫。嗇夫，是古時鄉村地方的官。秦朝時候立的，專管鄉下人的官司事體，收租稅的事體。後來漢晉劉宋都立這個官。告緡。漢武帝時候，下令做買賣的人，把自己所有的錢財，寫在簿子上，送到官裏去存案。有定二千錢算一緡的，也有定四千錢算一緡的。有隱瞞不報官的，便許人告發，稱做告緡；把一半錢賞給告緡的人，一半錢沒入官裏。率貸。唐肅宗時候，國家很窮，打發御史官鄭叔清一班人，到江淮一帶地方去查做買賣人的家產，十成裏取他二成，稱做率貸。經總制錢。經制錢，總制錢，是兩種抽稅的法子。宣和年間，陳遘做發運使，管理東南七路錢財賦稅，便加收賣酒，賣糟，商稅，牙稅，頭子錢，樓店錢，稱做經制錢；到翁彥國做總制使的時候，又加收稱做總制錢。任土所貢。貢，是說抽稅給國家；任土所貢，是說聽他土地上出產什麼便貢獻什麼的意思。泉府。泉字和錢字通用，是說銀錢和泉水一般，四處流通的。泉府，是官名，是管銀錢的官。

均輸。貨物銀錢拿出去的稱做輸。漢武帝時候，用桑弘羊的法子，立均輸官，叫遠地裏的百姓各人拿他出產的東西，送到別處地方去賣給人用。市易。宋神宗時候，在做買賣的街上，立一個市易省，專收買街上賣不去的東西，由官買去，也有和官交換東西的；又借錢給做買賣的人，收他的利息，稱做市易法。和買。宋朝的規矩，在春天時候，先借錢給百姓，到夏秋時候，百姓捐絹給官，這稱做和買。常平。常平，是積穀倉的名稱，是漢宣帝時候立的。和糴。唐朝時候，由官家拿出錢來，向百姓買米去收藏起來，稱做和糴；買米稱做糴，賣米稱做糶。旬服。離京城四周五百里遠的地方，稱做旬服。四服。四服，是說侯服、甸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令甲。第一道令稱做令甲，第二道令稱做令乙；和第一篇第二篇一樣的意思。指。指，是攔阻人家的意思。六典。周官書裏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所以稱做六典。太府。太府，是天官手下的官名，專管倉庫事體的。王府。王府，也是官名，屬天官的，專管收藏金玉玩器。內府。內府，是屬天官的官名，專管貨物的。少府。少府，是九卿中的一卿，專管宮裏衣服寶貨酒菜等事體的。水衡。漢朝立水衡都尉，水衡丞管皇帝的花園，又管稅餉事體的。瓊林大盈。唐德宗時候立瓊林庫、大盈庫，收藏外國進貢來的東西。封樁。封樁庫，是宋太祖



立的；這時候倉庫都滿，便在講武殿後面另立一個內庫，預防兵隊裏糧米不足時候拿出來用的。內藏。宋太宗時候，立內藏庫，專藏皇帝用的寶玉，和四處進貢來的珍奇東西。三物。三物：一是六德，便是知仁，聖義，忠和；二是六行，便是孝，友，睦，婣，任，卹；三是六藝，便是禮，樂，射，御，書，數。曹掾。曹掾，都是府縣手下的小官。勘柅。第二次查看，稱做勘柅，是察看的意思。黨。五百家，稱做一黨。術。術字便是遂字，一萬二千五百家，稱做遂。孟月。四季的第一個月，稱做孟月。比長。五家，稱做比；五家的首領，稱做比長。閭胥。二十五家稱閭，閭胥，便是現在的地保。筌蹠。筌，是魚筌；蹠，是兔網。芻狗。芻，是乾草；拿草結成一隻狗的樣子，祭祀時候用的，祭完便丟去。所以稱及用東西，也稱芻狗。旁午。一直一橫交錯着，稱做旁午事體，多也稱旁午。宅揆。宅，是說坐着的意思；揆，是百揆，便是宰相。宅揆，便是說坐着宰相的位置。虞。虞，是管山上打獵事體，水裏捉魚事體的官。共工。共工，是官名，管理百工事體的。綴衣。綴衣，是古時在皇帝帳門外伺候衣服的衣服的官。趣馬。趣馬，是古時管宮裏養馬事體的官。顓俊。顓，是找尋的意思；有才學的人，稱做俊。宮伯。宮伯，是管保護皇宮兵士的官。內宰。內宰，是宮裏官員的首領。侍中。漢朝立侍中官，專管宮裏車馬衣物的官。郎署。



秦漢時候，在宮中的宿衛，稱做郎署。表著。上朝會見時候，大小官一定坐立的地方，稱做表著。南司北司。唐朝時候，稱宰相爲南司，因爲宰相手下各尙書官衙門，都在皇宮的南面；宮裏的太監，稱做北司，因爲內侍省在皇宮的北面。左右兩選。選是考取人才的意思。宋朝考文官，有兩種：一是審官東院，一是流內銓，稱做左選；考武官，也有兩種：一是審官西院，一是三班院，稱做右選。將作。將作，是秦朝專管建造宮殿的官名。穹廡。穹，是高大的屋頂；廡，是低下的意思。戴記。漢朝戴德和姪兒名聖的，同在后蒼這裏讀禮記。戴德把禮記刪成八十五篇，稱做大戴禮；戴聖又把禮記刪成四十九篇，稱做小戴禮。五帝。五帝，是說東方蒼帝，名靈威仰；南方赤帝，名赤熛怒；中央黃帝，名含樞紐；西方白帝，名白招拒；北方黑帝，名叶光紀。泰一。泰一，是天上的尊神，名耀魄寶。禘祫。禘祫，都是祭祀的名稱；有的說是一種祭祀，兩種名目。宗祧。宗祧，便是宗廟。考亭。考亭，是朱熹講學的地方；後人稱朱熹也稱朱考亭。勉齋。勉齋，名黃幹，宋朝閩縣人，字直卿。二禮。二禮，是說開元禮、政和五年禮、新議兩書。零。零，是求雨的一種祭祀。六宗。六宗，是說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高禘。高禘，是古時的媒神；皇帝求生子，便去祭高禘。八蜡。蜡，是年終的祭祀名；八蜡，是說年終祭祀八次。禮記

裏有一句：『天子大蜡八。』五祀。五祀，是說五種祭祀：祭門神，祭戶神，祭井神，祭竈神，祭中  
醫神。國恤。國度裏有大災難的事體，稱做國恤。晦菴。宋朝朱熹造一座草堂，在雲谷地  
方，堂上的匾寫「晦菴」兩字，後人便稱他朱晦菴。哇。哇，是說音樂的淫蕩聲音。教坊。  
教坊，是說妓女住的地方。唐朝初年，雅樂俗樂都由太常官管理；到開元二年，唐皇說太常是管  
上等禮樂的官，不應當管戲子妓女的事體，便另立左右教坊官。女真。女真，是古時一種外  
國人種名；北宋時候，女真部長完顏阿骨打立國稱金。刻舟。刻舟求劍，是說頑固不化的性  
格。覆蕉。列子裏說鄭國有一個在野外砍柴的人，遇見一頭鹿跑來，便打死他；怕人看見，便  
去藏在地道裏，上面拿芭蕉葉子蓋着。停了一回，揭起蕉葉來一看，鹿已不見了，自己認是在那  
裏做夢。卽槃捫燭。卽槃捫燭，是說不明事理的人。蘇軾文章裏說：有生成眼睛的人，不會見  
過太陽，不知道太陽的樣子。有人打着銅盤告訴他說：『太陽和銅盤一般的。』過幾天，瞎子聽得  
有人在那裏打鐘，他說：『這是太陽的聲音。』又有人告訴他說：『太陽的光和蠟燭一般的。』過  
幾天，這瞎子摸着一個籥匙的柄兒，他說：『這是太陽的身體。』徹樂。徹，是除去的意思；徹  
樂，是皇帝吃罷了酒飯，收去盃筷時候奏的樂。上地。古時，一家有男女七人以上的，便給他

上等的地，所以說上地家七人。重比。比，便是例；從前已經有過的事體，稱做例事。重，是看重的意思。張趙。張，是說張敞；趙，是說趙廣漢。髡鉗。髡，是古時拔去頭髮的刑罰；鉗，是古時拿鐵條圍住頸子的刑罰。流宅。流，是犯罪充軍的意思；宅，是住的意思。古時充軍分三等：有大罪的人，充到四面外國地方去；次一等的罪，充到九州以外地方去；小罪的人，充在一千里以外的地方去。笙詩。有聲音沒有文章的詩，稱做笙詩。冬官。冬官，是周官書裏一卷的名稱。木天。唐朝內閣秘書閣最高大，稱做木天。王溥。王溥，是宋朝邠州地方人，著唐會要。五代會要兩書。塗山。塗山，是地名，在如今安徽懷遠縣地方。八王。西晉時候，汝南王名亮，楚王名瑋，趙王名倫，齊王名冏，長沙王名乂，成都王名穎，河間王名顥，東海王名越，這八個王大家打仗，稱做「八王之亂」。五胡。五胡，是說五個北面的外國，便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國。恩澤侯。古時並不是有勞功的人，是皇帝的恩情封的侯，稱做恩澤侯。薄蝕。薄，是遮蓋的意思；太陽月亮被黑影遮住了，稱做蝕。僵樹。半死的人，稱做僵。漢昭帝時候，宮中的花園裏，有一株大柳樹，忽然斷了，倒在地上，隔了幾天，又自己立起來，長出枝葉來；樹上有蟲，吃去樹葉，吃成「公孫病已立」五字。病已，便是漢宣帝的名字。桀。桀，是十分的意思。魚集。

魏朝齊王芳嘉平二年的時候，有兩條魚，在武庫屋上面；武帝太康年間，有兩條鯉魚，在武庫屋面上。武庫，便是兵庫。白魚。周武王帶兵去打紂王的時候，渡河，有一條白魚，跳進武王的船裏去。龍馬。伏羲皇帝的時候，有一隻龍馬，從黃河裏出來，馬背上有圖的，伏羲便依着他的圖畫成八卦。九州。九州便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十二州。舜王時候，因為冀州青州地方太大，便分開冀州東面恆山的地方，稱做并州；冀州東北面豎無閭的地方，稱做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面遼東的地方，稱做營州。周九州。九州是禹王定下的。到周朝時候，去梁徐兩州，加并幽兩州，是周九州。歷陽。歷陽，是縣名，後漢屬揚州刺史管的。便是如今的安徽和縣。壽春。壽春，是縣名，便是如今安徽壽縣。曲阿。曲阿，縣名，便是如今江蘇丹徒縣。建業。建業，是地名，在三國時候的吳國，便是如今江蘇江甯縣。夾漈鄭氏。鄭樵，號漁仲，宋朝莆田地方人，住在夾漈山上，後人稱夾漈先生，著通志二百卷。幽朔。幽朔，是唐朝的兩個州名。幽州，便是如今直隸舊順天府地方；朔州，是如今山西舊朔平府地方。銀。夏。銀，夏，是二州名。銀州，便是漢西河郡地方；如今山西離石縣西北，到陝西舊榆林府的東北地界。夏州，便是漢朝的朔方郡；如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一帶地方，便是。交趾。交趾，便是如今

的安南。要荒。離皇帝京城一千五百里到二千里地方，稱做要服；離京城二千里到二千五百里地方，稱做荒服。戎索。古時稱西面的外國人稱戎；索是法律制度。荆舒。荆是古時的楚國；舒是古時近楚的外國。萊夷。萊是如今山東舊萊州府地方，古時是外國地方，所以稱萊夷。古時在西面的外國人稱做夷。山戎。如今直隸舊永平府地方，便是古時的山戎。陸渾。陸渾是古時的外國；便是如今河南嵩縣北面三十里地方。臯落。臯落是古時的外國種人，便是赤狄的別種。鮮虞。鮮虞也是古時的外國種人，是白狄的別種，後稱中山。魏絳。魏絳是人名，晉悼公時候打發魏絳去和外國人講和，因此晉朝時候，外國人不來侵犯中國。懸度。懸度是一座石山的名稱，在漢時西域烏秬國的西面，不通水路，用繩掛着度過去。懸是掛的意思。河南。河南是說河套以南，便是如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一帶地方。車師大宛夜郎昆明。車師大宛夜郎昆明四處，都是漢時西南面的外國名。梯航。梯航是說爬山過海的意思。爬山要用梯子，過海要用船，所以說梯山航海。





